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

Marx

And the Revolution of Modern Aesthetics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

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朱立元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

Marx

And the Revolution of Modern Aesthetics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

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朱立元 著

内容提要

本书重点研究马克思前期(1843—1848)著作,主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哲学、美学思想,揭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批判和超越,创建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它以实践观为核心,在根基处开创了现代存在论的变革,为美学的现代革命、即传统美学向现代美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开拓了新天地。本书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存在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紧密结合,用存在论而不单是认识论、生成论而不是现成论、关系论而不是本质主义,指导我们对一系列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全新的阐述,使美学理论能够从研究对象、学科性质、逻辑起点、基本思路、阐述方式到框架结构、主要观点、重要范畴等都产生重大变革,有助于纠正当前有些学者对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的误解、误读,以及某种教条主义的僵化理解,有助于我国当代美学的创新建构和重要发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朱立元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13-13010-5

I. ①马… II. ①朱…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5187 号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著 者:朱立元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刷: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234千字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13010-5/B

定 价:5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2.75

印 次: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1-33854186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朱立元

副主任 陆 扬 汪涌豪 王才勇

张宝贵 张岩冰 杨俊蕾

成 员 顾文豪 王 曦 竺莉莉

方尚苓 王 婷 刘 婷

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

前 言

朱立元

2004 年到 2008 年我曾经主持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汪涌豪、张宝贵、张岩冰等先生都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和撰写者，后来结项成果由经济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前几年中国美学界曾经围绕实践本体论、实践存在论美学开展过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我是这场争论一方的主要代表，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所以，2010 年当复旦大学启动人文社科 985 计划、招标重大项目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这个题目。于是迅速组织队伍（主要是中文系文艺学学科的有关老师），共同提出申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的项目设想。经过几轮竞标和专家审核，此计划成功地被学校批准立项。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讨论，确定了六个子课题并作了分工：我负责马克思前期美学思想研究；汪涌豪负责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应用的研究；陆扬负责英法美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王才勇负责德国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张宝贵负责现代（1919—1949）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张岩冰、杨俊蕾负责后马克思主义的性别和精神分析学研究。

这几年，课题组全体成员按照各自分工的方向努力工作，研究的进展总的比较顺利，2012 年学校对重大项目进行中期检查时，本课题组发表的阶段性成果多达 20 余篇，顺利通过了考核。2013 年，根据六个子课题的内容，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签署了合作出版“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六本）的合同。到最近，我们课题组成员基本上完成了各子课题的研究任务，也就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这个重大项目预定的目标。经与出版社协商，丛书拟分两批推出，第一批四部：

《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革命——兼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朱立元著),《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视域下的古代文论研究》(顾文豪著),《文化马克思主义——英法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陆扬、王曦、竺莉莉著)和《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研究》(王才勇、方尚苓、王婷、刘婷著);第二批两部:《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张宝贵著)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研究与精神分析理论》(张岩冰、杨俊蕾著)。这六部著作凝结了课题组成员的努力探索和辛勤劳动。我想,这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研究应该会有所推进、有所帮助的。

当然,这套丛书的出版,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方向研究工作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是个开放性的庞大课题,我们这六部书只论及其中极小、极少的一部分,今后的研究空间还无限之大。这需要我们文艺学美学界的学者同仁共同努力,来逐步写出这部“大书”,完成这个伟大的世纪工程。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写于 2015 年初夏

前言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我十多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课题之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我在反复学习马克思的《巴黎手稿》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借鉴、吸收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的某些合理因素，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理念和观点，在美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前几年有学者大张旗鼓地批判实践存在论美学，不但指为“唯心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化”云云，而且上纲上线，把学术批评政治化。为了回应这种批判，我又重新仔细阅读、学习马克思有关著作，写了一系列反批评的商榷文章，不仅坚定了对实践存在论美学基本观点的信心，而且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及其革命意义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三是2010年复旦大学985计划中，我领衔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研究”作为重大项目被批准立项，这促使我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思考和研究马克思的美学思想。这本小册子就是我近年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一个汇集，自觉还有一点新的想法，能不能成立，还有待学界同行的批评指正。只要是学理上的批评或者争鸣，本人是非常欢迎的。由于是近年一系列重要论文的整理汇编，所以各章中留有一些单篇论文的痕迹，就不一一更改了，还请读者谅解。

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的结语《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革命》一文是我与博士生章文颖合写的。由于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本人的，而内容又十分重要，最后是经我反复修改定稿的，所以也收录入本书。在此，特向章文颖表示感谢！我的博士生刘婷帮助我将全书稿件汇总并格式化。博士生李琳琳、贾婷等也协助本书的编辑做了一些辅助性工作。这里，对她们的辛勤劳动也表示谢意。

朱立元

2014年12月25日

目 录

第一编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存在论根基初探

第一章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2
一、	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来讨论学术问题	2
二、	应当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考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完整内涵	6
三、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13
第二章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存在论根基	26
一、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历史针对性和科学性	26
二、	从存在论根基处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	28
三、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核心内涵	30
四、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不容否定	36
五、	马克思哲学的根基是与实践观一体的存在论,而不是抽象的 “物质本体论”	39
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维度及其美学意义	46
一、	马克思早于海德格尔提出了现代存在论思想	46
二、	马克思的存在论是与实践论结合为一体的	48
三、	马克思的现代存在论思想对当代美学建设的重要意义	50
第四章	关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若干问题	53
一、	关于如何从发展、演进中把握前后期马克思思想的统一问题	53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根本的是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吗	56
三、	关于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对话和加以批判 地改造吸收的问题	59

第五章 对 ONTOLOGY 与唯物、唯心关系之考察	61
一、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	61
二、Ontology 原初的基本含义	64
三、Ontology 含义的历史演变	67
四、不能对马克思的现代存在论(ontology)贴上唯物、唯心的标签 ...	71

第二编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

第六章 以人为本与唯物史观	78
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孕育、建构唯物史观的 出发点	79
二、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与人道 主义伦理学、政治学批判的结合点	83
三、以人为本的价值维度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92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人学理论与当代文艺学的建设	97
一、从文学与人学的关系回顾新时期 30 年文学创作与文艺 理论的发展历程	97
二、对以人为本这个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核心观点的新思考	100
三、在马克思人学理论视域下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新理解	104
第八章 “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再认识	108
一、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核心内涵	108
二、新时期初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曲折遭遇及其历史背景	110
三、不应把文学描写的自然从文学作品的生命整体中孤立出来	115
四、“二分解读法”不符合文学的审美特征	118
五、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	121

第三编 马克思《巴黎手稿》再解读

第九章 马克思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关节点	126
一、1843 年：马克思孕育、走向唯物史观的起点	127
二、市民社会：马克思孕育、建构唯物史观的切入点	129
三、孕育唯物史观的两个重要文本	132
四、《手稿》是马克思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关节点	137

第十章 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三个关键词	142
一、理解三个关键词的前提：人类学和存在论 结合的实践论立场	142
二、尺度	146
三、规律	149
四、美的规律	152
第十一章 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下的“关系生成”论	157
一、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双向历史生成	158
二、审美主客体关系在实践中的双向生成	160
三、遵循“关系生成论”的辩证思维逻辑探讨美的本质和规律	163
结语 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现代美学革命	169
一、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对绝对唯心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的双重扬弃和 超越	169
二、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美学确立了现代存在论的哲学根基	172
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动态生成观念对现代美学变革有重要影响	176
四、实践的唯物主义为现代美学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基本尺度	181
参考文献	188

第一编
马克思实践哲学的
存在论根基初探

第一章

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最近,笔者拜读了董学文、陈诚先生全面批评本人的长文《“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①,首先表示欢迎,因为文章确实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理论问题,有些问题笔者以前至少还没有论述清楚;但同时觉得该文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其中对笔者一些重要的观点存在着极大的误解和曲解,甚至作出了与笔者立意恰恰相反的解释,并把这种强加于人的解释进行上纲上线的政治化批判。由于董文涉及的内容太多,笔者拟写多篇文章加以应答和商榷,本文着重讨论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一、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来讨论学术问题

讨论学术问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一个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是董文所缺乏的。

首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则下,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进行不同的解读,这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必由之路。以“权威”的姿态和口吻,将自己缺乏具体论证的理解当作唯一正确的理解,将与其不同的理解都轻率地指责为错误的、唯心主义的,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而后者在董文中却随处可见,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董文未作任何论证就武断地宣称:

马克思所讲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

^① 董学文、陈诚:《“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以下简称董文。本文所引董、陈两人的观点均出自该文,不另注。

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

这一论断,特别是后一句没有任何论证和说明,就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同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西方哲学史传统的血缘联系粗暴地一刀切断。没有人说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直接就是或等同于这两位思想前驱的实践概念,但两者之间的承继、改造、发展的关系是不容轻易否定的(关于这个问题,下面将详细讨论)。在另外一处,董文进一步声称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所谓‘道德实践’、‘审美自由’、‘超验存在’等的静态的唯心的美学观”。且不说把“道德实践”也作为“美学观”,与“审美自由”并列这种逻辑上的极度混乱,就说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抛弃”亚里士多德、康德以来的“道德实践”概念呢?“道德实践”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判定为“静态的唯心的美学观”呢?董文同样没有任何论证,哪怕是简单的说明。这样一种对马克思主义主观武断却又自以为是唯一正确的权威解释的态度,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学风吗?笔者认为,这种居高临下的似乎不容置疑的论断和对别人的指责,除了显示自己的浅薄以外,什么也不能证明。

其次,学术的发展需要批评,需要争鸣。笔者真诚地欢迎平等的、讲道理的批评,在此前提下,更欢迎那些尖锐的学术批评,因为唯有这样的批评才能真正地推动学术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然而,董文不仅以“权威”自居,其行文称作“尖锐”已嫌其轻,简直是在“棒杀”了。比如,对于笔者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观,董文一开始就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外,公然宣布“如果说此前‘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尚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范围内的对话,那么,有关‘实践存在论’的探讨,就已经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之间的奇异结合”(对于这一结论性的评判,笔者将另文反批评,此不赘述)。套用董先生的句法,“如果说”这里还是有些学术讨论的意味的话(毕竟那个非马克思主义不得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的文字就“大大超过了这个范围”:“‘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对个体的‘人的存在’的极度张扬,实际上已经走向了精神本体论和审美唯心论,走向了某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外表的遮掩之下,通过反对主客二元对立和寻求个体生存为幌子,完成的则是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瓦解”。接下去还有更让人吃惊的“帽子”:“在所谓‘存在论转向’的意图之下,‘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完成的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论的解构与颠覆”,以至于他们担心(实际上是指责)“完成了这种‘突破’和‘转移’的‘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会不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基本原理也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呢?”如此的判断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极端个人主义”、“遮掩”、“幌子”……在这些似曾相识的词汇的描述中,笔者似乎已经不仅是远离马克

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了,而且是“反对”甚至“瓦解”、“解构”和“颠覆”马克思主义的罪人了。这样的“上纲上线”还是学术批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批评吗?以“政治棍子”棒杀学术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笔者希望能够以学术争鸣的原则和态度,同董文进行学理的商榷,至于这些莫名其妙、在根本没有理解甚至拒绝理解作为学术批评的对象——“实践存在论”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仅凭着“想当然”就扣上一顶顶大帽子,这实在不敢让人领受。

再次,讨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所有的学术问题,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来学习、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应当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地任意诠释,因为后者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然而,董文恰恰是这样做的。试举一例:董文非常自信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明确主张‘劳动创造了美’”。但果真如此么?的确,此话确实出自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董文断章取义的“成果”。请看马克思说这句话的前后文:

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工人(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①。

这里明明白白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异化的深刻批判,怎么能够把其中一句话断章取义地抽出来,说成是马克思的美学主张呢?这种断章取义的结果是,取消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把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美化成美的产生的一般规律,岂非咄咄怪事?!如果说以前在“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影响下出现这种再明显不过的误读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号称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董先生来说,恐怕就另有所图了吧。

这种断章取义的手法同样表现在对被批评者论著的批判上。比如,董文蓄意掐断前后文的联系,单单抽取和引用了笔者如下两句话:“人在世界中存在,就意味着在世界中实践;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陈述”;“虽然仍然以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但是却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之后,便严厉指责实践存在论的“‘哲学根基’已经‘转移’,从‘旧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变成‘新的’存在主义的存在论”(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并且声称“持论者的态度亦相当明确的,即承认其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进而责问道:“问题是这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转移”之后,确立的“新的哲学根基”还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吗?”这种断章取义手段之拙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实际的情况是,以上董文所引的两句话出自拙著《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第五章第二节“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①。就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即专门从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实践观与存在论的一体关系,即马克思实践观的存在论基础和他的存在论的实践论本质,提出“实践是人在世的基本方式”的观点。第五章第一节“实践存在论美学提出的根据”,明确论述了其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根据:第一,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实践概念与存在概念有一种本体论上的共属性和同一性,两者揭示和陈述着同一个本体领域;第二,实践与存在揭示着人存在于世的本体论含义,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重要超越,并明确指出,“人生在世”,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发明,实际上马克思早已经发现并作过明确的表述,马克思高于和超越海德格尔之处在于用“实践”范畴来揭示此在在世(人生在世)的基本在世方式。在此基础上,才有280页论述“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来阐述和改造‘人生在世’的观点”、强调实践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的那一段话和“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这句话;而且,紧接其后的一段话是:“在人类思想史上真正科学地解决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问题的,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实践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意义首先表现在,它对传统形而上学作了彻底的颠覆。”^②在这里,笔者明明白白表述和论证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论与马克思的存在论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结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转移到了存在论的新的哲学根基上了”,明明是指马克思哲学内在包含的存在论根基,而不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董文却无视笔者全书的整体意图和反复论述,把实践存在论所依托的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根基,硬说成是海德格尔的,而且把这种无中生有的颠倒强加于笔者,说是笔者“承认”的。这种批评的方式恐怕已经不是“断章取义”所能概括的了。

关于马克思实践论的存在论维度和根基问题,笔者将另文详细探讨。这里只想指出,以这样一种方式和态度来讨论学术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本身就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再如,董文指责实践存在论美学“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且不说这句话本身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既然“狭隘化”,怎么又“泛化”了呢?)只说其刻意歪曲。这种歪曲在董文的另一处说得更加明白:“在‘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狭隘的,仅仅停留于物质生产方面,而没有把‘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来看待。”这实在是故意编造、强加于人。无论在笔者的相关论文还是在《走向实践存在

① 朱立元:《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② 同①。

论美学》一书中,笔者明确批评的是李泽厚先生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即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物质生产,而全力证明的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乃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同时还包括人的其他的感性活动,特别是艺术和审美活动,并由此论证马克思的实践论与其存在论的一致性和一体性。董文却将笔者对李泽厚的批评说成是对马克思的批评,把笔者全力论证的马克思的观点指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这种张冠李戴的捏造比断章取义更为恶劣,也更为拙劣。

以上三点,笔者认为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和争鸣最起码的前提、规则和要求,希望董、陈两位今后亦能遵守。

二、应当在西方思想史背景下考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完整内涵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董文对这一提法语义上的批评,早已被哲学界经过反复、充分的论证所否定,此处不论)主要是在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者人本学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还不仅仅如此,在一定意义上它还是对古希腊以降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批判性改造的伟大成果。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就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作为马克思哲学核心概念的“实践”当然毫无疑问地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实践”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其演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马克思对“实践”的使用在语义上与西方思想史上对该词的使用完全不同、另起炉灶、毫无关系,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如前所述,董文完全切断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与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整个西方哲学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之间在语义上的血脉联系。董文在另一处还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初步阐述了‘实践’观念。他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似乎这种区分是从马克思开始的。这句话一方面暴露出作者想要割断马克思“实践”概念与西方传统间的联系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对于西方传统思想中实践观念的演变缺乏基本的了解。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证据充分证明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它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割断。

最早开始“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不是马克思,而恰恰是被董文“抛弃”的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卷六)中,他将科学划分为三类:(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第一哲学[也即形而上学]);(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修辞学);(3)创造的科学(创制学、诗学)。从科学分类角度区分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这一传统一直延伸到18世纪欧洲的理性派,

如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登就在其《美学》一书中提出“我们的美学像它的大姐逻辑学一样,可以作如下的划分:(Ⅰ)理论美学。它阐述和提供一般的规则(第一部分)……(Ⅱ)实践美学。研究在个别情况下如何运用的问题(第二部分)”^①。可见,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不仅仅体现在哲学/逻辑学学科的划分上,而且同样应用于美学这门新学科的划分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仍然继续了这个划分。康德从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且突出了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纯粹思辨理性与纯粹实践理性结合在一个认识中时,如果这种结合并不是偶然的、任意的,而是先天地建立在理性自身上的,并因而是必然的;那么,后者就占了优先地位。”^②这两种理性的区分背后,体现出康德认为人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实践高于单纯认知的理论,贯彻了其整个哲学的主体性取向。费希特不仅继承了康德的这一区分,并明确地从主客体之间的作用角度区分这两种活动,他把客体作用于主体称为理论活动,而把主体作用于客体或创造客体称为实践活动,突出了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动性。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明确设定了一个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再到艺术哲学的逻辑过程。黑格尔则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同样继承了区分理论与实践这两个领域的传统思路,如在《逻辑学》中,他把“真的理念”(理论)和“善的理念”(实践)作为通向绝对精神的两上环节。再如在《美学》中,黑格尔谈到人认识自己、为自己有两种基本方式:“人以两种方式获得这种对自己的意识:第一是以认识的方式”即理论的方式;“其次,人还通过实践的活动来达到为自己(认识自己)”^③。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亦复如是,他说过,“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④;当然,他这里并没有真正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的区分,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一以贯之的,特别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更是统领全局的一组对立、对等的重要范畴。处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巨大影响和思想氛围中的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对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的区分正是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看不到或者不知道这一点,却十分轻率地切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西方思想传统的血脉联系,是过于粗暴了;董文认为是马克思开始区分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这不但完全歪曲了历史,而且虽然其表面上似乎抬高了马克思,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从西方思想传统中隔离和割裂出来,切断了它的根,恰恰贬低了马克思。

西方传统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区分,实际上就是思与行的区分。它提示我们,实

① 鲍姆嘉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

②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4页。

③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